

四川两处旧石器遗址微型“博物馆”亮相

更直观、精炼地展现研究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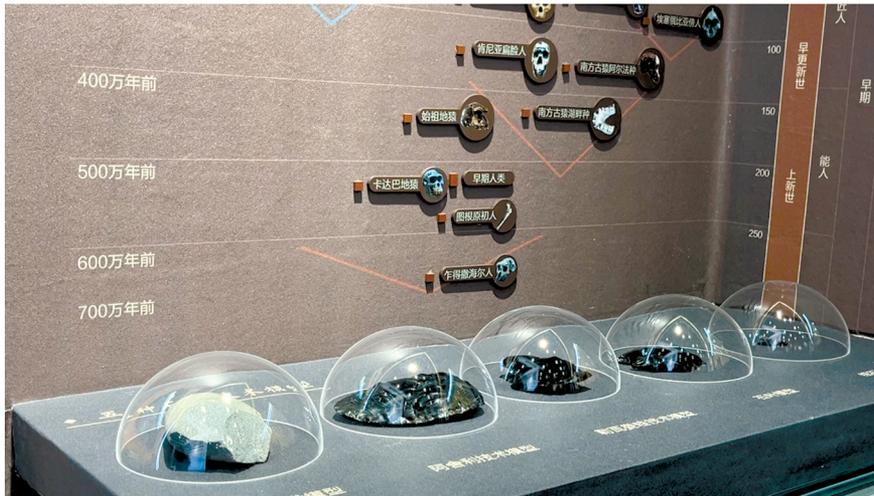
8月17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资阳市博物馆联合打造的资阳濛溪河遗址微型“博物馆”已正式亮相。此外,位于四川的另一处重要旧石器遗址——遂宁桃花河遗址现场,同样布置了小型陈列室。

所谓微型“博物馆”,即在遗址旁建立小型陈列室,以类似于博物馆展陈的方式展示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更直观、精炼地展现研究成果,通过科普,向公众展示遗址发掘的意义,乃至考古对认识当今世界的意义。这是一种考古工作新模式,旨在用学术成果回馈社会。

全方位展示 濛溪河遗址考古成果

资阳濛溪河遗址小型陈列室陈列的内容分为五个篇章,即“序章:遗址的发现与古环境的重建”“第一单元:生产资料——采集狩猎工具的制作和使用”“第二单元:生活对象——动植物资源的利用与食谱构成”“第三单元:精神世界——象征和艺术意识的萌芽”“尾声:未尽的探索”,分别对该遗址的地理位置和环境、石器、骨器、木器、动植物资源,以及带刻划痕迹的骨骼、橡果、石头等考古发掘成果进行了展示。

“陈列室选址在濛溪河遗址旁边,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将陈列内容与现场遗址结合起来。”资阳市博物馆陈列展览部负责人黄媛说,遗址现场能展示出土遗物的埋藏环境,陈列能够提供科学的展陈,让公众在遗址现场有更完整的



资阳濛溪河遗址微型“博物馆”展示的五种石器技术模型。

参观体验。

在设计方面,陈列内容也以尽可能全面展示出土文物为主,将濛溪河遗址大量的发现进行了一个分类概括,尽可能地陈列出有代表性的遗物。“比如有专门针对生产资料、生活对象设计的板块。”黄媛说。同时,展览还展示了骨器、木器、种类较多的植物种子等,这些都是依照濛溪河遗址突出特点进行打造的。

在陈列的内容中,有两处精心的设计。一处是根据石器技术发展过程中比较有名的五种技术模型,定制可供直接触摸的模型。“公众能够一边了解以前的石器技术,一边感受石器的锋利程度等细节。”另外一处就是在展馆的抽屉里,放置了植物、植物种子。“公众能够看到

这些从濛溪河出土的植物种子,长成植物后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接骨草;也能将现在的种子与展柜中出土的种子进行对比。”黄媛补充道。如此一来,既符合全面展示遗址的初衷,又兼顾了互动性。

旧石器考古对于公众来说,有着较高的门槛。如何通过这些石器、骨器、动物骨骼和植物遗存,看到远古时代的生活生产画面?陈列同样考虑到了这一点。“为了不让旧石器遗址和出土遗物难以理解,我们尽可能将濛溪河遗址与其他遗址建立一个联系,例如鲤鱼桥遗址,让大家在横向、纵向的对比中,了解到濛溪河遗址的意义。”黄媛说,微型“博物馆”建立最重要的价值应该是让更多观众,尤其是本地观众知道,这里还有一个

这么珍贵的濛溪河遗址。

讲述考古、历史与当今社会的关系 用学术成果回馈社会

位于四川的另一处重要旧石器遗址——遂宁桃花河遗址现场,同样布置了小型陈列室。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表示,虽然濛溪河遗址微型“博物馆”的面积不大,但展陈内容很全面,能够在遗址现场反映历史和核心文化价值。桃花河遗址的陈列室,也具备了同样的性质。“我希望以后能够建设更多这样的设施,在学术之外,更加生动形象地开展普及工作,让普通大众也能感受到旧石器遗址的文化价值。”他说。

此外,高星还提到,新媒体手段、媒体宣传、科普文章和著作等都能普及遗址的价值,讲解遗址所反映的过去人类的生产生活,让公众明白,过去的人类、社会与如今的人类、社会有何关系。“让大众有感,让学术的成果回馈社会,为当代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这可能是未来的一个重要方向。”高星说。

桃花河遗址的发现、研究,对当地来说是一件幸事。“桃花河遗址还有非常重要的文旅价值。将来,我希望它能成为这个区域的一张文化名片,为当地提升文化底蕴,为社会的发展教育、资源拓展、文旅资源的开发,提供好的资源和契机。”高星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摄影报道

在山林荒野间寻觅文物的踪影

走进四川“四普人”平凡的一天

5月伊始,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以下简称“四普”)进入第二阶段,主要任务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实地开展文物调查。目前,四川已全面建立普查专业队伍365支、共计4500余人,他们顶着烈日穿梭在旷野之中,让隐藏在荒芜中的文物被看见、受保护。巴中市通江县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陈伟生、资阳市安岳石窟研究院文化研究科科长杨秀伟,就是四川数千位“四普人”的缩影。

此前,“四普”在全国挑选了多地作为普查试点,巴中市通江县、资阳市安岳县入选,四川也成为唯一有两个试点的省份。在试点工作中,通江县新发现14处古墓葬,安岳县新发现45处摩崖造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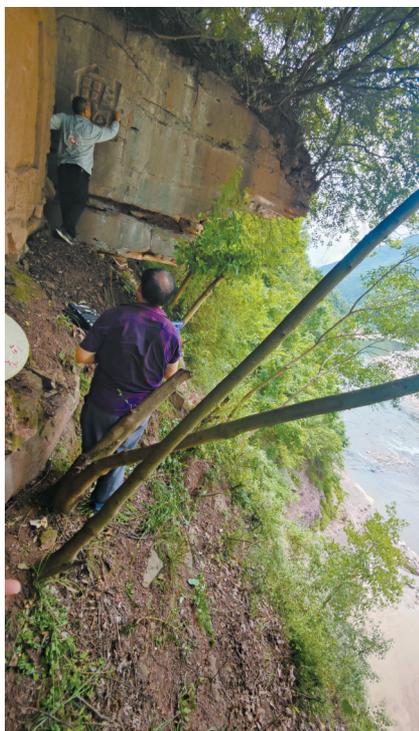
在高温天气和复杂自然环境的双重考验中,文物普查工作者如何在日复一日的工作里,实现平凡中的不凡坚守?让我们在陈伟生和杨秀伟的讲述中,走进四川“四普人”看似普通却充实的一天。

在大山深处找寻文化遗迹 “几乎翻遍了周围的每一块石头”

“一组出发。”“二组,已出发。”

8月14日清晨6点53分,陈伟生所在的通江“四普”工作群已热闹起来。群聊中,参与“四普”工作的各个小组已集结完毕,开始踏上未知的实地调查路途。而这样的场景,在过去几个月中,几乎每一天都在上演。

时隔17年,“四普”大幕徐徐拉开,此次普查范围是我国境内地上、地下、水下的不可移动文物。四川是文化遗产资源大省,不可移动文物数量居全国第三



通江县文物普查人员在进行实地调查。受访者供图

位,数量多、分布散。这也意味着,大量的不可移动文物分布于野外,它们需要被发现,更需要被保护。

“通江县坐落在大山之中,近几年来生态环境好,山上植被茂盛,这也给文物普查工作带来一定困难。”繁忙的实地调查工作中,陈伟生在中午用餐休整的间隙,接受了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的采访。

“通江的蜀道遗迹丰富,米仓道和荔枝道在古时都是繁忙大道,可因时间久远,这些道路没人通行后,就被植被所掩盖,基本没路了。像今天我们去的阎王碛栈道,也是蜀道的一段,我们需要过河拍照,记录这段遗迹的位置信息。”陈伟生说,不仅路途艰难,文物本体周边的环境极为复杂,蛇和马蜂也是调查过程中出现的“常客”。“这个季节蚊虫非常多,马蜂也很多,我们好几个队员都被马蜂蜇过。”他说。

可过程的艰辛,无法阻挡收获的喜悦。陈伟生回忆道,此前在调查红军石刻标语时,他们在当地老人提供的线索中,几乎翻遍了山林周围的每一块石头,找寻了两个多小时,才在满是苔藓覆盖的岩石上,找到了一幅此前从未发现的石刻标语。虽已经过去了一段时日,陈伟生仍清楚记得上面刻下的文字。“这幅标语的规模不小,所刻的文字内容还有书法艺术都颇具价值。那一刻,真的可以用‘欣喜若狂’来形容。”他说。

在荆棘密布间发现摩崖造像 “过程再辛苦都是值得的”

安岳,坐落于四川盆地中部的县城,这里被称为“中国石刻艺术之乡”,在历史的长河中镌刻出世界石窟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

在安岳县,全县46个乡镇无一没有石窟,石窟的开凿年代从五代、唐宋延续至明清。但这些历史悠久,承载厚重文化底蕴的石窟,大多散落在乡间田野。于是,在清晨的朝霞出现之时,杨秀伟与

文物普查小组的伙伴也踏上了寻找石窟的路途。

“最大的问题是不好找。”杨秀伟描述道,文物点大多在深山老林中,山野间荆棘密布、野草茂盛、乱石挡道,再加上天气炎热,他与同伴会面临更大的挑战。“一会儿衣服被刮破了,或者人摔倒了,中暑了。”他说。

在安岳石窟研究院发布的《石窟寺调查日记》中,有一篇杨秀伟撰写的文章,里面记载了他与同伴前往垮石岩进行调查的小故事。杨秀伟说,那是“三普”时记录过的文物点位,此前有人担心此处摩崖造像已消失。“四普”伊始,杨秀伟就想去此处,可经过的路途一边是陡直的山崖,另一边是杂草荒树疯长的峭壁。在普查的过程中,队员们一路小心翼翼,身体紧贴石壁,双手摸着石头,一步一移。

“在荆棘丛里穿行了至少一个多小时,才到达垮石岩摩崖造像,走近一看,龛窟保存完好,造像未遭任何损坏,大家悬着的心才放下来。谢天谢地,为了这一刻,大家所有的付出都值了。”他说。

杨秀伟说,此次“四普”的要求,是要做到“应普尽普、应保尽保”,所以宁可走冤枉路,也不敢放过任何一丝文物的线索。

“做文物工作就是这样的,首先要有责任心,还要有情怀。不热爱这份工作,是坚持不下去的。我们每天也是如此,迎着朝霞,送走晚霞,很辛苦。但发现了有价值的内容,再辛苦都是值得的。”杨秀伟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